賓退錄/卷0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賓退錄

◀上一卷

卷八

下一卷▶

洪文敏著《夷堅志》，積三十二編，凡三十一序，各出新意，不相復重，昔人所無也。今撮其意書之觀者，當知其不可及。《甲志》序所以為作者之意。《乙志》謂前代志怪之書，皆不無寓言，獨是書遠不過一甲子，為有據依。《丙志》謂始萃此書，顓以鳩異崇怪，本無意於述人事及稱人之惡。然得於容易，或急於滿卷帙，故頗違初心。其究乃至於誣善。蓋以告者過，或聽焉不審，既刪削是正，而可為第三書者又已襞積。懲前過，止不欲為染，習氣所溺，欲罷不能，而好事君子復從臾之。輒私自恕曰：「但談鬼神之事足矣，毋庸及其他。」於是取為《丙志》。《丁志》設或人之辭，謂不能玩心聖經，勞勤心口，從事於神奇、荒怪，索墨費紙殆半。太史公書為可笑，從而為之辨。《戊志》謂在閩泮時，葉晦叔頗搜索奇聞，來助紀錄。嘗言近有估客航海，不覺入巨魚腹中，腹正寬，經日未死，適木工數輩在，取斧斫斫魚脅，魚覺痛，躍入大洋，舉船人及魚皆死。予戲難之曰：「一舟盡沒，何人談此事於世乎？」晦叔大笑，不知所答。予固懼未能免此也。《己志》謂昔以《夷堅志》吾書，謂與前人諸書不相襲。後得唐華原尉張慎素《夷堅錄》，亦取列子之說，喜其與己合。《庚志》謂假守當塗，地偏少事，濟南呂義卿、洛陽吳斗南適以舊聞寄，似度可半編帙，於是輯為《庚志》。初《甲志》之成，歷十八年，自乙至己或七年，或五六年，今不過數閱月間，之為助如此。然平生居閑之日多，豈不趣成書，亦欠此巨編相傳益耳。末又載章懋德使虜，掌訝者問《夷堅》自《丁志》後曾更續否而引樂天、東坡之事以自況。《辛志》記初著書時，欲仿段成式《諾皐記》，

名以《容齋諾皋》，後惡其沿襲，且不堪讀者輒問，乃更今名，因載向巨原答問之語。《壬志》全取王景文《夷堅別志序》，表以數語。《癸志》謂九志成，年七十有一，擬綴輯癸編。稚子欃復云更須從子至亥接續之乃成書。予拊之曰：「天假吾年，雖倍此可也，人生未可料，惡知吾不能及是乎？」《支甲》謂或疑所載，頗有與昔人傳記相似處，殆好事者飾說剽掠，借為談助，證以蒙莊之語，辨其不然。又云初欲從稚子請，讀以十二辰，又以段柯《古支諾皋·支動·支植》尤崛奇，於是名曰《支甲》、《支乙》則云。紹熙庚戌臘，從會稽西歸，至甲寅之夏季，《夷堅》之書緒成《辛》、《壬》、《癸》三志，合六十卷，及《支甲》十卷才八，改月又成《支乙》一編，殊自喜也。《支景》則云曾大父諱，與甲乙下一字同音，而左畔從火，故再世以來，用唐人所借，但稱為景。當《夷堅》第三書出，或見警曰：「禮不諱嫌名，乃直名之。」今是書萌芽。稚兒謂稗官說與他所論著及通官文書不侔，避之宜矣。遂目以《支景》、《支丁》，則自摭此帙中不可信者數事，謂苟以其說至斯，受之而已矣。聲牙畔奐，蓋自知之愛奇之過，一至於此。讀者勿以辭害意可也。《支戊》載呂覽賓卑聚之夢，謂《夷堅》記夢，亡慮百餘事，未有若此之可怪者。《支己》謂神奇詭異之事，無時不有。姑即《夷堅》諸志考之，上焉假諸正夢，騰薄穹霄，次焉猶陟蓬壺，期汗漫不幸而死。死矣幸而復生，見九地之下溟漲之海，以至島鬼淵隻，蛇襖牛彪之類，何翅累千萬百，所遇非一人，所更非一事，所歷非一境，而莫有同者焉。《支庚》謂四十四日書成，自詫其速，且敘其所以速之由。《支辛》謂《東坡志林》、李方叔《師友談記》、錢丕《行年雜紀》之類四、五書，皆偶附著異事，不顓虞初九百之篇，士大夫或弗能知，故剟剽以為助，不幾乎三之一矣。《支壬》則云子弟輩皆言翁既作文不已，而掇錄怪奇又未嘗少息，殆非老人頤神繕性之福，盍已之，余受其說，未再越日，膳飲為之失味，步趨為之局束，方寸為之不寧；精爽如癡，向之相勸止者，懼不知所出，於是逌然而笑。豈吾緣法在是，如駿馬下臨千丈坡，欲駐不可，姑從吾志，以竟此生。異時憊不能進，將不攻自縮矣。《支癸》謂劉向父子彙群書《七略》。班孟堅採以為《藝文志》，小說類定著十五家，最後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出於稗官、街談巷語、道聽途說者之造，今亡矣。《唐史》所標百餘家、六百三十五卷。《太平廣記》率取之不棄也。予畢《夷堅》十志，又支而廣之，通三百篇，不能滿者才十有一，遂半《唐志》所云。《三志甲》謂欃子偃孫羅前人所著稗說來示，如徐鼎臣《稽神錄》、張文定公《洛陽舊聞記》、錢希白《洞微志》、張君房《乘異》、呂灌園《測幽》、張師正《述異志》、畢仲荀幕《府燕聞錄》七書，多歷年二十而所就，卷帙皆不能多。《三志乙》謂茲一編頗得之卜者徐謙。謙，瞽雙目，而審聽強記，客詣其肆，與之言，悉追憶不忘，倩傍人書以相示。昔徐仲車耳瞶，而四方事無不周知。謙凱其苗裔耶？賢愚固不可同日語，而所以異則同。《三志景》謂郡邑必有圖志，鄙陽獨無，而《夷堅》自甲施於三景，所粹州里異聞，乃至五百有五十。它時有好事君子，採

以為志，斯過半矣。《三志丁》則云人年七八十，幸身康寧，當退藏一室，早睡晏起，繙貝多旁行書，與三生結願，否則邀方外雲侶，熊經鴟顧，斯亦可耳。至於著書，蓋出下下策。而此習膠攀不能釋，固嘗悔哂，猛藏去弗視，乃若禁嬰孺子滑甘，未能幾何。留意愈甚，雖有傾河搖山之辯，不復聽矣。《三志戊》謂子不語怪力亂神，非置而弗問也。聖人設教垂世，不肯以神怪之事詒諸話言，然書於《春秋》，於《易》、於《詩》、於《書》皆有之，而《左氏內外傳》尤多。遂以為誣誕浮誇則不可。《三志己》謂一話一言入耳，當即錄而固有，因循而失之者，如滕彥智、黃雍父所言一二事，至今往來於襟抱不釋也。《三志庚》考徐鉉《稽神錄辨》、楊文公《談苑》所載蒯亮之事非是。《三志辛》云予堂立說，謂古今神奇之事，莫不同者。今乃悟此語為不廣，而證以蜀士孫斯文，及《幽明錄》中賈弼事。《三志壬》引昌黎公《明鬼》，謂《夷堅》所紀，不能出其所證之三非。《三志癸》言《太平廣記》類聚之誤。《四志甲》辨夷堅為皋陶別名至《四志乙》。則絕筆之書，不及序。惟《支壬》、《三志丁》兩序意略同，而數序自詫其速者，亦不甚相遠矣。

俗謂不冠者曰科頭。科頭二字出《史記．張儀傳》注，謂不著鬠鍪入敵。

余首卷辨王建宮詞多雜以他人所作，今乃知所知不廣。蓋建自有宮詞百篇，傳其集者，但得九十篇。蜀本《建集序》可考，後來刻梓者，以他人十詩足之，故爾混淆。余既辨其人矣，尚有二首：「殿前傳點各依班，召對西來入詔蠻。上得青花龍尾道，側身愉覷正南山。鴛鴦瓦上忽然聲，晝寢宮娥夢裏驚。元是吾皇金彈子，海棠窠下打流鶯」者，未詳誰作也。所逸十篇今見於洪文敏所錄《唐人絕句》中，然不知其所自得。其詞云：「忽地金輿向日陂，內人接著更相隨。卻回龍武軍前過，當處教開臥鴨池。晝作天河刻作牛，玉梭金鑷采橋頭。每年宮女穿針夜，敕賜諸親乞巧樓。春來睡困不梳頭，懶逐君王苑北遊。暫向玉花階上坐，簸錢贏得兩三籌。紅燈睡裏看春雲，雲上三更直宿分。金砌雨來行步滑，兩人抬起隱金裙。蜂鬚蟬翅薄鬆鬆，浮動搔頭似有風。一度出時拋一遍，金條零落落函中。教遍宮娥唱盡詞，暗中頭白沒人知。樓中日日歌聲好，不問從初學阿誰。彈棋玉指兩參差，背局臨虛鬪著危。先打角頭紅子落，上三金字半邊垂。宛轉黃金白柄長，青荷葉子畫鴛鴦。把來不是呈新樣，欲進微風到御床。供御香方加減頻，水沈山麝每回新。內中不許相傳出，已被醫家寫與人。藥童食後送雲漿，高殿無風扇少涼。每到日中重掠鬢，衩衣騎馬繞宮廊。」

唐李昌符《婢僕詩》二首。其一云：「不論秋菊與春花，個個能噇空腹茶。無事莫教頻入庫，等閑物件要些些」。曲盡婢之情狀。

《史記・秦本紀》：武公卒，葬雍平陽。初以人從死，從死者六十六人。至獻公元年，方止從死。則知武公而下十有八君之葬，必皆有從死者矣。不獨繆公也。《黃鳥》之詩，特以奄息、仲行、鍼虎為秦之良臣，故國人哀之耳。夫一君之葬，使六十六人無罪而就死地，固已可駭，而繆公至用百七十七人。習俗之移人，雖繆公不能免，則獻公亦賢矣哉。

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，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。王荊公曰：「咈百姓以從己之欲，則不可。咈百姓以從先王之道，何為而不可？」范淳夫云：「咈百姓，則非先王之道也。」荊公之言主於自文，范公則求以矯之。其實不然。干百姓之譽者，有時而違道，則道必有時而咈百姓矣。祁寒、暑雨均曰怨咨，小民之情也。為政者，但當虛心無我，據理而行，不使纖毫計校毀譽之心亂於胸中足矣。

王制云：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，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。管子、司馬法皆曰六尺為步。秦始皇亦然。今以五尺為步，步之盡數不同如此。周尺之制，值成謂未詳聞也。近世《伊川文集》中載作主之制，謂當今省尺五寸五分弱。潘仲善聞之晦翁，謂：「五寸字誤，當作七寸五分弱。」又謂：「省尺者，三司布帛尺也。」潘後從會稽司馬侍郎家求得《溫公圖本》，周尺果當布帛尺七寸五分弱。於今浙尺為八寸四分。《溫公圖本》必有考按，恨不知其源流之詳也。

曆家以冬至為一歲之首。冬至者，建子月之中氣。故子時初四刻以前係今日，正初刻以後係明日。蓋一理也。今太史局曆，每節氣在子初，則書其夜子初某刻以別之，其來尚矣。紹興二年正月三日壬子，其夜子初立春。洪文敏以劄子白廟堂云：「日辰自古以子時為首，今既子時立春，則當是四日癸丑。」謂太史之誤，其實不然。康節《冬至吟》云：「何者謂之幾，天根理極微。今年初盡處，明日未來時。此際易得意，其間難下辭。人能知此意，何事不能知？」又云：「冬至子之半，天心無改移。一陽初起處，萬物未生時。元酒味方淡，大音聲正稀。此言如不信，更請問庖犧。」

漢高帝封兄子信為羹頡侯。雖以其母寮釜之故，然按《括地志》，實有羹頡山在鴈州懷戎縣東南十五里。注《史記》者，失不引此。顏師古注《漢書》但云：「頡，音戛，言其母戛羹釜也。」小司馬《索隱》又直謂爵號耳，非縣邑名，皆弗深考也。古之封侯，未有非地名者，若武帝封霍去病冠軍侯、田千秋富民侯，昭帝封霍光博陸侯，光武封彭寵奴不義侯，以至鐫胡鎬羌、向義建策之類，非制也。然冠軍侯國在東郡，富民侯國在

沛郡蘄縣，博陸初食北海河間，後益封，又食東郡，特被以嘉名而已。非若光武所封，未必有分地也。武帝時又有張騫封博望侯，趙破奴封從票侯，亦未詳其封邑。

州縣城隍廟莫詳事始。前輩謂既有社矣，不應復有城隍。故唐李陽冰謂城隍神祀典無之，惟吳越有爾。然成都城隍祠，太和中李德裕所建。李白作《韋鄂州碑》，謂大水滅郭，抗辭正色言於城隍，其應如響。杜牧為黃州刺史，有《祭城隍神·祈雨》文二首，它如韓文公之於潮曲，信陵之於舒，皆有祭文。而許遠亦有「曾井鵷翔，危堞神護」之語，則不獨吳越為然。蕪湖城隍祠建於吳赤烏二年。高齊慕客儼、梁武陵王祀城隍神，皆書於史，則又不獨唐而已—成中，睦州刺史呂述以為合於禮之八蠟祭坊與水庸者。今按《禮記》注：水庸，溝也。《正義》云：坊者，所以蓄水，亦以障水。水庸者，所以受水，亦以泄水。則坊，蓋今之隄防；水庸，蓋今之溝澮也。方之城隍，義殊不類。今其祀幾遍天下，朝家或錫廟額，或頒封爵，未命者，或襲鄰郡之稱，或承流俗所傳，郡異而縣不同。至於神之姓名，則又遷就附會，各指一人，神何言哉？負城之邑亦有與郡兩立者，獨彭州既有城隍廟，又有羅城廟。袁州分宜縣既有城隍廟，又有縣隍廟。尤為創見。以余聞見所及，考之廟額，封爵具者惟臨安府。當後唐清泰元年，嘗封順義保寧王與越湖二神並命，今號永固廟，不知何時所賜。紹興三十年，封保順通惠侯，今封顯正康濟王。紹興府梁開平封崇福侯，清泰封興德保王。紹興初，賜額顯寧，今封昭順靈濟孚祐忠應王。台州則鎮安廟順利顯應王；吉州則靈護廟威顯英烈侯；筠州則利貺廟靈祐順應顯正王；袁州則顯忠廟靈惠侯；濠州則孚應廟靈助侯；建寧府則顯應廟福應惠寧侯；建康之溧水則顯正廟廣惠侯；泉州惠安縣則寧濟廟靈安昭祐侯；邵武軍則顯祐廟神濟訓順侯；泰寧則廣惠廟靖惠孚濟侯；韶州則明惠廟善祐侯；成州則靈應廟英祐侯。有廟額而未爵命者，鎮江忠祐、寧國靈護、隆興顯忠、德安府威澤、楚州靈顯、和州孚惠、襄陽孚濟、汀州顯應、珍州仁貺、靜江嘉祐、慶元之昌國、邵武之建寧，皆曰惠應。前代錫爵而本朝未申命者，湖州阜俗安城王，處州龍泉縣廣順侯，鄂州城隍，萬勝鎮安王，越州蕭山縣用郡城隍神，初命稱崇福侯；昭州立山縣為蒙州，時封靈感王。台州五縣，吳越時皆封以王爵。臨海曰興國，黃岩曰永寧，天台曰始平，仙居曰升平，寧海曰安仁，其餘相承稱謂，如溫州富俗侯，處州仙都侯，臨安府錢塘縣安邑侯，臨安縣霸國侯、王，興國軍高陵王，筠州、新昌鹽城王，渾州定湘王，泉州明烈王，潼川、興元安平將軍，漢州、彭州安福將軍，卬州大邑縣安靜神，廣州羊城使者之類，皆莫究其所以也。襄陽雖有孚濟額，而保漢公之號，未知所自。寧國雖有靈護額，而爵稱佑聖，不可得而詳。隆興雖有顯忠額，而南唐嘗封輔德王，故贛州稱輔德廟，南康軍、安慶府及潭之益陽、太平之蕪湖、南安之上猶，皆稱輔德王。撫黃、復州、南安、臨江諸郡，則稱顯忠輔德王，或輔德顯忠王，蓋皆以隆興廟額，混南唐爵命，以為稱也。神之姓名具者，鎮江、慶元、

寧國、太平、襄陽、興元、復州、南安諸郡，華亭、蕪湖兩邑，皆謂紀信。隆興、贛袁、江吉、建昌、臨江、南康，皆謂灌嬰。福州、江陰，以為周苛。真州、六合以為英布。和州為范增。襄陽之穀城為蕭何。興國軍為姚弋仲。紹興府為龐玉實，龐堅四世祖，事具《唐書・忠義傳》。蓋嘗歷越州總管。鄂州為焦明，南史焦度之父也。台州屈坦，吳尚書僕射晃之子，今州治蓋其故居。筠州應智頊，唐初，州為靖州，時刺史南豐遊茂洪，開元間，嘗知縣鎮。溧水白季康，唐縣令也。惟筠之新昌，祀西晉邑宰盧姓者。紹興之嵊祀陳長官。慶元、昌國祀邑人茹侯，三者不得其名耳。耳目所不接者，尚闕如也。承、播、溱三州，及遵義軍未廢時，皆嘗錫城隍廟額。承曰靜惠，播曰昭祐，溱曰寧德，遵義曰懷寧。承州則又有靜應侯爵，今承為綏陽縣，遵義為寨，皆潁珍州、溱、播之地，則折而入於南平之境矣。《嘉祐雜志》載吳春卿為臨安宰，聞故老言，錢尚父方睡，湯瓶沸，一小童以水注之。錢曰：「吾方欲以水注瓶，此童先知吾意，不可赦。」遂殺之。後見其為厲，乃封為霸國侯，使永為臨安土地，故塑像為十餘歲小兒，今不知塑像何如。而土地之稱已轉而為城隍矣。《太平廣記》載宣州司戶死而復生，云見城隍神，自言晉桓彝也，與所傳不同。然彝今亦別廟食於涇。紹興辛未，潼川守沈該將新城隍祠，夢人齎文書來，稱新差土地，閱其姓名蓋史堅，序事愈涉怪。淳熙間，李異守龍舒，有德於民，去郡而卒，邦人遂相傳為城隍神矣。尤淺妄不經也。唐羊士諤有《城隍廟賽雨絕句》二首。

《史記・齊世家》云：齊王與舅父馳鈞陰謀發兵。《索隱》云：舅父，謂舅，猶姨稱姨母。舅父二字，甚新，人少用者。

《禮》：婦人與丈夫為禮則俠拜。俠者夾，謂男子一拜，婦人兩拜。夾男子拜，今婦人之拜不跪，則異於古所謂俠拜。江浙衣冠之家，尚通行之，閭巷則否。江鄰幾《嘉祐雜志》載司馬溫公之語，乃謂陝府村野婦人皆夾拜，城郭則不然，南北之俗不同如此。

馮延己《謁金門》長短句膾炙人口。其曰：「鬥鴨欄干獨倚人。」多疑鴨不能鬥。余按《三國志・孫權傳》注引《江表傳》曰：魏文帝遣使求鬥鴨，群臣奏宜勿與。權曰：「彼在諒暗之中，所求若此，豈可與言禮哉且以與之。」《陸遜傳》：建昌侯虛作鬥鴨欄。遜曰：「君侯宜勤覽經典，用此何為？」《南史・王僧達傳》：僧達為太子舍人，坐屬疾，而往楊列橋觀鬥鴨，為有司所劾。《新唐書・齊王祐傳》：祐喜養鬥鴨，方未反，狸齚鴨四十餘，絕其頭去。及敗，牽連誅死者，凡四十餘人，則古蓋有之。又唐《田令孜傳》：僖宗好鬥鵝，數幸六王宅興慶池，與諸王鬥鵝，一鵝至五十萬錢，是鵝亦能鬥也。

秦捕商君，商君亡至關下，欲止客舍。舍客不知商君也，曰：「商君之法，舍人無驗者坐之。」商君喟然歎曰：「嗟呼！為法之敝，一至此哉？」蘇文定謫雷州，不許居官舍，遂僦民屋，章子厚又以為強奪民居，下州逮民究治。及子厚責雷，亦問舍於民，民曰：「前蘇公來，章丞相幾破我家，今不可也。」人以為報。古今一轍也。

《西京雜記》載武帝欲殺乳母，告爭於東方朔。朔曰：「帝忍而愎，傍人言之，益死之速耳。汝臨去，但屢顧我，我當設奇以激之。」乳母如言，朔在帝側曰：「汝宜速去！帝今已大，豈念汝乳哺時恩耶？」帝愴然，遂舍之。《史記·滑稽傳》：褚先生曰：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，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，然令人主和悅。武帝少時，東武侯母常養帝，帝壯時號之曰「大乳母。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，橫暴長安史。有司請徙乳母家室，處之於邊。奏可。乳母當入辭，先見郭舍人，為下泣。舍人曰：「即入見辭去，疾步數還顧。」乳母如其言。郭舍人疾言罵之曰：「咄！老女子！何不疾行！陛下已壯矣，寧尚須汝乳而活耶？尚何還顧！」於是人主憐焉，乃下詔止無徙乳母。此一事耳，一以為殺，一以為徙，一以為東方朔，一以為郭舍人。《西京雜記》，顏師古固常辨其妄，褚所書它事抵牾者亦多，皆未可盡信。

律文罪雖甚重，不過絞斬而已。淩、遲二條，五季方有之，至今俗稱為法外云。

姚平仲，字希晏，世為西陲大將。幼孤，從父古養為子。年十八，與夏人戰臧底河，斬獲甚眾，賊莫能枝梧。宣撫使童貫召與語，平仲負氣不少屈。貫不悅，抑其賞，然關中豪傑皆推之，號「小太尉」。睦州盜起，徽宗遣貫討賊，貫雖惡平仲，心服其勇，復取以行。及賊平，平仲功冠軍，乃見貫曰：「平仲不願得賞，願一見上耳。」貫愈忌之，他將王淵、劉光世皆得召見，平仲獨不與。欽宗在東宮，知其名。及即位，金人入寇，都城受圍，平仲適在京師，得召對福寧殿，厚賜金帛，許以殊賞，於是平仲請出死士，斫營擒虜帥以獻。及出，連破兩寨，而虜已徙去，平仲功不成，遂乘青騾亡命一晝夜，馳七百五十里抵鄧州，始得食。入武關，至長安，欲隱華山。顧以為淺，奔蜀至青城山，上清宮人莫識也。留一日，復入大面山，行二百七十餘里，度採藥者莫能至，乃解縱所乘騾，得岩穴以居。朝廷數下詔物色求之，弗得也。乾道、淳熙之間始出，至丈人觀道院，自言如此。時年八十餘，紫髯鬱然，長數尺，面奕奕有光，行不擇崖塹荊棘，其速若奔馬。亦時為人作草書，頗奇偉，然秘不言得道之由云。此陸放翁所作《平仲小傳》也。放翁亦嘗以詩寄題青城山上清宮壁間云：「造物困豪傑，意將使有為。功名未足言，或作出世資。姚公勇冠軍，百戰起西陲。夭方覆中原，殆非一木支。脫身五十年，世人

識公誰但驚山澤間，有此熊豹姿。我亦志方外，白頭未逢師。年來幸廢放，倘遂與世辭。從公遊五嶽，稽首餐靈芝。金骨換綠髓，然松杪飛。」後守新定，再作詩托上宮道人寄之云：「太尉關河傑，飛騰亦遇時。中原方蕩覆，大計易差池。素壁龍蛇字，空山熊豹姿。煙雲千萬疊，求訪因難知。」

漢張湯、韓安國皆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。曹窋以列侯、臣賀以太僕行御史大夫事。劉歆以太中大夫行太常事。樂成以少府行大鴻臚事。臣安行以太子少傅行宗正事。少府忠行廷尉事。王溫舒為右輔行中尉。張良以列侯行太子少傅事。黃霸以廷尉監行丞相長史事。蓋寬饒以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。王尊守京兆都尉行京兆尹事。翟義以南陽都尉行太守事。蓋漢制，官闕則卑者攝為之之謂行，亦有以同列通攝者。靳石以大常行太僕，韓延年以太常行大行令，劉德以宗正行京兆尹之類是也。九卿三輔皆同列也。今著令以寄祿高於職事官者為行，異於古矣。

《容齋》辨陳正敏之妄，梁顥非八十二登科是矣。與時因記《玉壺清話》載仁宗問梁適：「卿是那個梁家？」適對曰：「先臣祖顥，先臣父固。」曰：「怪卿面兒酷似梁固。」按《國史》：「適乃顥之子，固之弟。小說家多不考訂，率意妄言，觀者又不深考，往往從而信之，如此類甚多，殊可笑也。

此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